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我们仨

杨 绛 著

钱锺书、杨绛和钱瑗，爸爸、妈妈和女儿
“我们仨”记录了这个特殊家庭六十三年
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……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我 们 仨

杨绛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仨 (大字版) / 杨绛著. — 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—7—5002—4000—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088 号

我们仨

著 者: 杨 绛

责任编辑: 包国红 刘正兴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09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002—4000—6/I·667

定 价: 28.00 元

编辑热线: (010) 83190265

销售服务热线: 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第 1 部	我们俩老了	/ 1
第 2 部	我们仨失散了	/ 5
	（一）走上古驿道	/ 7
	（二）古驿道上相聚	/ 20
	（三）古驿道上相失	/ 33
第 3 部	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	/ 53
附录 1		/ 187
附录 2		/ 199
附录 3		/ 215

第
1
部

我们俩老了

有一晚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和锺书一同散步，说说笑笑，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。太阳已经下山，黄昏薄暮，苍苍茫茫中，忽然锺书不见了。我四顾寻找，不见他的影踪，我喊他，没人应。只我一人，站在荒郊野地里，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大声呼喊，连名带姓地喊。喊声落在旷野里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，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。彻底的寂静，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，也加深了我的孤凄。往前看去，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。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，旁边有林木，有潺潺流水，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。向后看去，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，是有人烟的去处，但不见灯火，想必相离很远了。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？我也得回家呀。我正待寻觅归路，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，忙拦住他。他倒也停了车。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，惶急中忽然醒了。锺书在

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。

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，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，如此这般；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。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，只安慰我说：那是老人的梦，他也常做。

是的，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，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。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，他一晃眼不见了。我到处问询，无人理我。我或是来回寻找，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，等那末一班车，车也总不来。梦中凄凄惶惶，好像只要能找到他，就能一同回家。

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，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。

第

2

部

我们仨失散了

这是一个“万里长梦”。梦境历历如真，醒来还如在梦中。但梦毕竟是梦，彻头彻尾完全是梦。

（一）走上古驿道

已经是晚饭以后，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。锺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：“娘，娘，阿圆欺我！”

阿圆理直气壮地喊：“Mummy 娘！爸爸做坏事！当场拿获！”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，随口叫。）“做坏事”就是在她屋里捣乱。

我走进阿圆卧房一看究竟。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，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，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——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，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，里面有阿圆的毛笔、画笔、铅笔、圆珠笔等，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。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。

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，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“鞋拔”，大概算是尾巴。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。阿圆得意地说：“当场拿获!!”

锺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，紧闭着眼睛说：“我不在这里!”他笑得都站不直了。我隔着他的肚皮，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。

阿圆说：“有这种 alibi 吗?”（注：alibi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。）

我忍不住也笑了。三个人都在笑。客厅里电话铃响了几声，我们才听到。

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（写回信是锺书的事）。我赶忙去接。没听清是谁打来的，只听到对方找钱锺书去开会。我忙说：“钱锺书还病着呢，我是他的老伴儿，我代他请假吧。”对方不理，只命令说：“明天报到，不带包，不带笔记本，上午九点有车来接。”

我忙说：“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？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。”

对方说：“地点在山上，司机找不到。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。不带包，不带笔记本。上午九点。”电话就挂断了。

锺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。锺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阿圆也跟出来，挨着爸爸，坐在沙发的扶手上。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，每逢爸爸“因病请假”，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，就用来安慰爸爸：“提勒提勒耳朵，胡噜胡噜毛，我们的爸爸吓不着。”（“爸爸”原作“孩子”。）

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，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。按说，锺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，又是大病之后，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他开会的职务。我对锺书说：“明天车来，我代你去报到。”

锺书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。他一声不响地起身到卧房去，自己开了衣柜的门，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，挂在衣架上，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，放在衣袋里。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，不需我代表——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。

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。锺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（洗洗换换），乖乖地睡了。他向例早睡早起，我晚睡晚起，阿圆晚睡早起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，吃完就到学校上课去。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锺书做的。他烧开了水，泡上浓香的红茶，热了牛奶（我们吃牛奶红

茶)，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，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，从冰箱里拿出黄油、果酱等放在桌上。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。然后我收拾饭桌，刷锅洗碗，等他穿着整齐，就一同下楼散散步，等候汽车来接。

将近九点，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。开来一辆大黑汽车，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。他问明钱锺书的身份，就开了车门，让他上车。随即关上车门，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。我站在楼门口，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。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，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。

我一个人上楼回家。自从去春锺书大病，我陪住医院护理，等到他病愈回家，我脚软头晕，成了风吹能倒的人。近期我才硬朗起来，能独立行走，不再需扶墙摸壁。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，我已力不从心。

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。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，因家境渐渐宽裕，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，单做我一家。我信任她，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拴在腰里。我们住医院，阿圆到学校上课，家里没人，她照样来我家工作。她看情况，间日来或每日来，我都随她。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。我焖了饭，捂在暖窝

里；切好菜，等锺书回来了下锅炒；汤也炖好了，捂着。

等待是很烦心的。我叫自己别等，且埋头做我的工作。可是，说不等，却是急切地等，书也看不进，一个人在家团团转。快两点了，锺书还没回来。我舀了半碗汤，泡两勺饭，胡乱吃下，躺着胡思乱想。想着想着，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我怎么能让锺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，开往不知哪里去呢？

阿圆老晚才回家。我没吃晚饭，也忘了做。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，阿圆会烤，我不会。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，做个罗宋汤，他们两个都爱吃。可是我直在焦虑，什么都忘了，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。

我自己饭量小，又没胃口，锺书老来食量也小，阿圆不在家的日子，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，吃得很简便。阿圆在家吃晚饭，我只稍稍增加些分量。她劳累一天，回家备课、改卷子，总忙到夜深，常说：“妈妈，我饿饭。”我心里抱歉，记着为她做丰盛的晚饭。可是这一年来，我病病歪歪，全靠阿圆费尽心思，也破费工夫，为我们两个做好吃的菜，哄我们多吃两口。她常说：“我读食谱，好比我查字典，一个字查三种字典，一个菜看三种食谱。”她已学到不少本领。

她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，又买一只不简单的，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类，然后可怜巴巴地看我们是否欣赏。我勉强吃了，味道确实很好，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（锺书病后可能和我一样）。我怕她失望，总说：“好吃！”她待信不信地感激说：“娘，谢谢你。”或者看到爸爸吃，也说：“爸爸，谢谢你。”我们都笑她傻。她是为了我们的营养。我们吃得勉强，她也没趣，往往剩下很多她也没心思吃。

我这一天整天只顾折腾自己，连晚饭都没做。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、几片平菇、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。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，阿圆又得饿饭。而且她还非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，叫妈妈别胡思乱想，自惊自扰。

她说：“山上开会说不定要三天。”

“住哪儿呢？毛巾、牙刷都没带。”

她说：“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。”还打趣说：“妈妈要报派出所吗？”

我真想报派出所，可是怎么报呢？

阿圆给我愁得也没好生吃晚饭。她明天不必到学校去，可是她有改不完的卷子，备不完的功课。晚上我假装睡了，至少让阿圆能安静工作。好在明天有她

在身边，我心上有依傍。可是我一夜没睡。

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，早饭后她叫我出去散步。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。她洗碗，我烧开水，灌满一个个暖瓶。这向例是锺书的事。我定不下心，只顾发呆，满屋子乱转。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。

电话是阿圆接的。她高兴地喊：“爸爸!!”

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。

她说：“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。”都是“嗯”。然后挂上电话。

我着急地问：“怎么说？”

她只对我摆手，忙忙地抢过一片纸，在上面忙忙地写，来不及地写，写的字像天书。

她说：“爸爸有了！我办事去。”她两个手指点着太阳穴说：“别让我混忘了，回来再讲。”

她忙忙地挂着个皮包出门，临走说：“娘，放心。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，别等我，你先吃。”

幸亏是阿圆接的电话，她能记。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，只是放不下。我不再胡思乱想，只一门心思等阿圆回来，干脆丢开工作，专心做一顿好饭。

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。我说：“等我退休了，我补课，我还债，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。”我